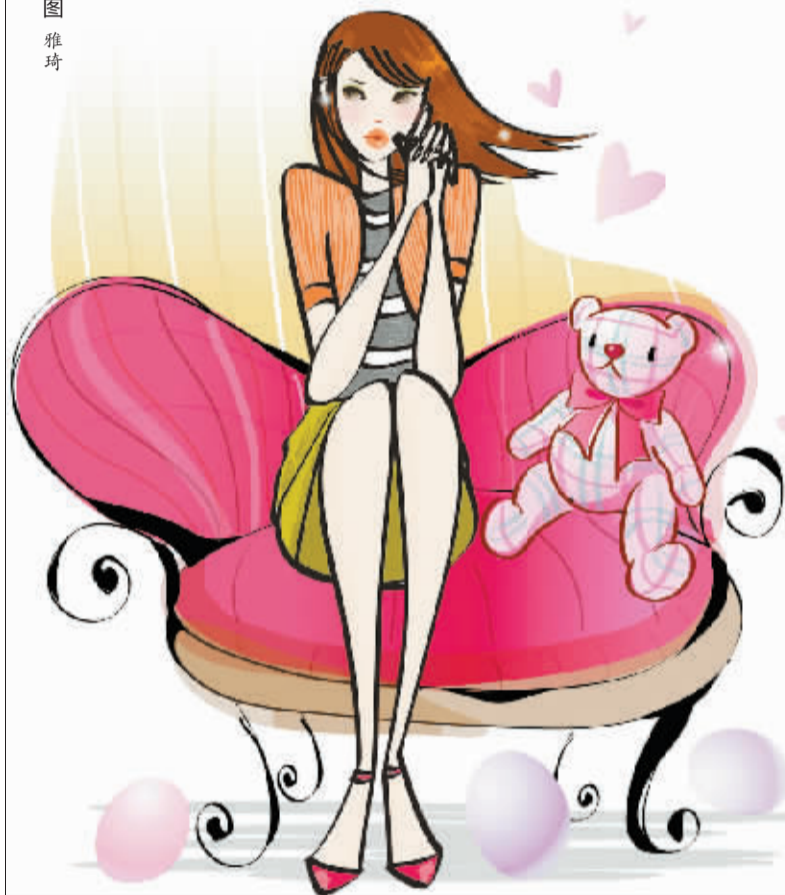


主持人语

在这里,你可以讲述自己埋藏已久的故事,倾诉自己不为人知的心声。每周情聊,你来诉说,我来倾听。电话:15037947647(9时至18时)

绘图
雅琦



早年的阴影

我的童年没有多少愉快的回忆,或者说,是长大后越来越多的不快淹没了我童年的快乐,一切都因为:那个疼我爱我的父亲在我10岁时去世了。

此后,经常有一个男人来我家,10岁的我已经懂事,隐隐感觉到左邻右舍看我母亲的眼神不对,母亲不是他们眼中的好女人,她和那个男人没有名分地同居了好几年。

不过,那个年头,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姐弟俩也不容易,我16岁的时候,母亲和那个男人结了婚,我开始改称那个男人父亲。

我的继父有些为老不尊,他很快给我带来了噩梦。在母亲和弟弟不在家的时候,他会肆无忌惮地上下打量我,目光里透着非常直接的欲望。从那以后,我才知道,有一种男人会有那样一种变态的眼神。有时候,他还找借

口在我身上摸一下、掐一下,我觉得既恶心又紧张,就处处躲着他。有一回,他骚扰我时被我母亲撞见了,我母亲对此非常恼怒,他们吵了起来,在气头上,母亲历数继父拈花惹草的劣迹,继父反倒指着母亲的鼻子骂她:“我就是这个德性,居然还有你这样倒贴给我的蠢娘们。”

那个傍晚,他们吵得天昏地暗,星辰暗淡,我第一次体会到男人和女人互相伤害的那种力量,令人心悸,也看清了母亲和继父之间原来存在着那么多的问题。让我不解的是,既然如此,为什么他们还要维持着婚姻呢?

事实证明,继父对我的骚扰带来了严重的后果:母亲对我戒心很重,说话也凶巴巴的。家庭已让我感觉不到一丝温情,于是,在考上本地一所大专院校后,我选择了长期住校。

谁动了我的爱情

当阿娇跟我感慨“男人就那么回事”时,我发现这个外表时尚的女人,其实有一颗很灰暗的心,她明显持有某些偏激的想法,不肯回头。其实,她也并未真正把男人看透、看淡,在内心深处,她仍渴望男人能带给她安全感和幸福感,只是嘴上不愿意承认罢了。

倾诉人:阿娇(化名) 28岁
采访人:见习记者 丁立
采访地点:西苑公园

无爱的婚姻

我终于明白了:拥有即过时,这就是男人的心态。我的感情挫折都是我自找的,一味地追求爱情,为爱付出是一件很可笑、很矫情的事,它会让你一个痴情的女人死于心碎。

那一段日子,我一下班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上网,很快有一个叫“会飞的鱼”的网友前来搭讪,还在网上给我送花,随后我们见了面。

他是一个适合结婚的男人,家境优越,工作体面,我对他既不喜欢也不讨厌。对婚前同居,我早已心生恐惧,这一行为对于婚姻来讲可能是个大忌,它会偷走彼此的新鲜感和期待感,让两个人的关系变得味如鸡肋,我已经26岁了,再也伤不起了,再也不敢轻易跨出这一步。

虽然我对“会飞的鱼”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,为了防止出现意外,交往3个月后,我和他就闪婚了,而且是隐婚,不举办任何仪式。等领了证我才跟同学和同事们说,他们都大吃一惊,我告诉他们:和谁在一起过不是一样呢?

我似乎理解了我母亲为什么会和继父维持那样一种生活,生活也让我改变了很多。我现在学乖了,不该说的事情绝口不提,我对丈夫的感情自始至终都有所保留。两年了,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生活还不错,不疼不痒,即便会因一些具体事情拌嘴,也尽量不去伤害对方。只要不出意外,我想我们会像红尘中的其他夫妻一样,在磕磕绊绊中度过一生。

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专家
崔永霞:

童年的经历、母亲不幸的婚姻和家庭温情的缺失,让阿娇内心渴望得到安全感和幸福感,这种渴求化为对爱情义无反顾地付出和殚精竭虑地占有。她未曾认真想过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爱、适合什么样的爱人。她总想紧紧抓住眼前稍纵即逝的幸福,但每次都失败告终。失败的情感经历使阿娇在痛苦中丧失自我,走向另一个负面,对爱产生怀疑。她不敢也不愿去爱、去付出,而是用消极被动的方式和漠视一切的心态对待自己的现实爱情。

建议阿娇调整对爱情的认知偏差,积极进取,不能被动的等待或等着运气的垂青,不能因为曾经的受挫而否定、封锁自己的情感需要,也无须消极落寞,要从阴霾中走出来,重塑信心,要用积极的心态面对现实生活,尝试敞开心扉,坦然面对感情,与爱人一起努力经营已有的婚姻。有时,换一种心态去看世界,需要的东西也许就在心中。

专家点评
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
电话:0379-63781570
地址:洛阳市白马寺镇车站北街68号

初恋的伤害

没有人能明白一个女生长期住校的孤独,平时还好,一到节假日,很多同学都回家了,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特别折磨人,我简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这种孤独结束于一个男生对我的追求,他叫乔峰,是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人。也许是周围女孩羡慕又嫉妒的眼神勾起了我的虚荣心,也许是我太需要一个能敞开心扉交流的朋友,我匆匆地与乔峰恋爱了。

我当时用情深,哪一天见不到乔峰我就心神不宁,感情发展到一定程度,想拒绝他的进一步要求都不可能,我们很快到校外租房住在一起。后来我才明白,这是我做错的第一件事。

我当时很不成熟,觉得相爱的人就要坦诚相待,加上憋闷很久了,以为终于遇到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,就把自己家庭的秘密对他通盘托出了,乔峰的反应很让我意外,他对此极其反感和厌恶,也许这是我做错的第二件事。

渐渐地,我发现乔峰用情不专,总是招惹别的女生,这让我很受伤。我和他不止一次地吵过,他说我占有欲太强。毕业前夕,他说他准备去国外读书,正式提出与我分手。和他谈了3年恋爱,竟然换来他这么一个态度,我一度连自杀的心都有,但仍希望他能改变想法。

毕业后,我到郑州去读本科,只要乔峰来看我,我就和他去校外租房,我不想失去他,可我手里没有一张王牌,我爱得越来越卑微,像个乞儿,步入婚姻殿堂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。最终,这段感情以乔峰移情别恋而仓促结束,我甚至怀疑他对我根本就没有真心过。

再恋的尴尬

在我和乔峰闹分手闹得很凶的时候,他的室友亚雷一直在中间为我们调解,而乔峰最终还是辜负了我。我记不清有多少回,内心极度脆弱的我,当着亚雷的面,一边倾诉一边流泪,我没想到,另一场游戏开始了。

在我倾诉时,亚雷的眼里总流露出父亲般怜惜的神情,我第二次“沦陷”了,我一旦对谁好,就会把心掏出来。就这样,我和亚雷慢慢发展成恋人关系,我们同居了,那年我21岁。

我们相继上了班,也一度谈到了结婚,甚至还购置了一套小房子。我想,亚雷心里一直还是在乎我的,只是,他似乎心里总有个结解不开,他觉得我的初夜没有给他,尽管他一直有表现出来。

上班4个月后,一天,他一反常态地跟我发脾气,没了昔日的情分,他对我的感情有了变淡的迹象。随后,我竟然在他的手机上发现了他发给其他女人的暧昧短信,那一刻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:亚雷不属于我,我们早晚分手。

我想与那个最坏的结果抗争,想抓住亚雷的心,就对他提出了结婚,亚雷犹豫了,不过最终他同意了。坚决反对我们结婚的是亚雷的母亲,她说我还没结婚就和亚雷住在一起,不是什么好货。阻力这么大,出乎我的意料,我太想拥有一个幸福的家,一度我情绪失控。我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,亚雷撂下一句“你的爱太霸道了”,就抛弃了我。

我无法描述从那套房子搬出来时的感觉,在那里,我曾像小女人一样收拾房间、帮亚雷熨衣服。后来每当我路过那里,看到那套触动我记忆的房子,我就忍不住想落泪。我不知道这些男人怎么都这么无情、决绝,在一起生活久了,他们和我就像是连体人,分开时会有撕心裂肺的疼。